

# 抗擊 新冠肺炎

穿梭的車流，熙攘的人群，街頭巷尾帶着人間煙火氣的地攤小販賣力地吆喝……曾被疫情按下暫停鍵的城市正逐漸回歸發展正軌。「大家期盼的『春天』真的來了，如今家鄉的茉莉花開得正盛，但是小霞卻再也看不到了。」劉芳眼眶泛紅，哽咽着說道。劉芳和梁小霞同是南寧市第六人民醫院的護士，也是廣西同一批支援湖北的醫護人員，並且年齡相仿的兩人還是好友。梁小霞在武漢抗疫一線倒下，經過數月的搶救不幸離世。「如果可以，我希望小霞不是英雄，只要她健康、平安歸來就好。」劉芳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說，在一線每天看着重症死亡患者數字不斷刷新，即便勇敢、堅強如梁小霞，也曾有一刻感到害怕、無助，只是作為醫護工作者，在關鍵時刻，他們只能也會選擇挺身而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南寧報道



梁小霞生活照。 網上圖片



梁小霞(左二)援鄂時和隊友一起合照。 受訪者供圖

# 逆行援鄂天使梁小霞 仁心勝恐懼 捨身留霞光

## 聞「小霞姐姐」噩耗 地貧女孩躲廁所痛哭

在「地貧之家」，不少患兒正在輸液室裏一邊輸液一邊看故事書。在輸液區一角，陳翠紅正陪着女兒在輸液。提及梁小霞，陳翠紅掩飾不住滿眼的悲傷。  
「我是單親媽媽，女兒從2014年便開始來南寧市第六人民醫院輸血，那時候，小霞就經常來跟孩子們講故事。」陳翠紅的女兒今年18歲，之前由於忙於工作，叛逆期的女兒很多話不願意告訴媽媽，卻願意和「小霞姐姐」訴說。  
「我女兒有段時間上學考試感覺壓力大，心情不好，小霞就會經常開導她，還勸她說媽媽不容易，要女兒學會體諒我。」陳翠紅紅着眼眶說，聽聞梁小霞的噩耗後，女兒躲到衛生間哭了好久，「她(女兒)說想小霞姐姐，這麼好的姑娘太可惜了，這麼多年我一直很感激她。」

在「地貧之家」，不少孩子都知道這位親切的「小霞姐姐」。2018年9月20日，醫院「地貧之家」收治了一名3歲的重型β地中海貧血的孤兒諾諾，梁小霞心疼諾諾，為他買了衣襪、玩具和月餅，平日休息閒隙還會做好飯菜送去。  
「從貧困家庭走出來的小霞，也十分體恤有困難的患者，她總說地貧孩子們被疾病折磨已經很可憐了，來治療就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弟妹妹來照顧。」南寧市第六人民醫院兒科護士蘇小麗是梁小霞生前的閨蜜，她淚眼婆娑地回憶着梁小霞昔日與患者相處的點滴。「她一個花樣年華的女孩子，平時給自己買一件衣服都不捨得，但是碰到患者有困難，她總是盡自己所能相助，哪怕有時候只是每天幫買一份早餐。」



出征前，梁小霞(右三)和同批醫療隊隊員共同宣誓。 受訪者供圖



梁小霞(右一)和醫院同事們的合影。 受訪者供圖

廣西第七批援鄂醫療隊支援的是武漢協和醫院西院(以下簡稱「協和西院」)，隨第一批隊伍抵達武漢方艙醫院援助的南寧市第六醫院護理部副主任李玉環依然清楚記得，2月24日，她第二次前往梁小霞所在駐地，見到梁小霞時她正帶着援鄂的護士們一起做穿脫防護服的訓練。

### 最年輕隊員 害怕化動力

同為一線醫護人員，李玉環深知一線工作存在的風險，彼時最令她掛心的便是全隊年紀最小的梁小霞。李玉環特意找到梁小霞問：「小霞，危重患者和開放氣道的病人多，風險會很大，你害怕嗎？」李玉環記得梁小霞十分樂觀地回答說，她到了武漢才知道有那麼多人在等着醫護人員去救命，重症死亡的人數天天都在增加，疫情這麼嚴重，那一刻心裏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已經勝過了害怕。「我們一線醫護人員每天看着死亡數字不斷增加，我知道每個人壓力都非常大，我告訴小霞隨隊有心理醫生，害怕的話可以直說。我知道她一個年輕的姑娘看到這種場面難免會害怕或者感到有壓力。然而她卻告訴我，這種關鍵時刻我們作為醫護人員只能硬扛着了，扛着才能把這次疫情扛過去。」  
和梁小霞一同援鄂的劉芳一語道破：「要說不怕嗎？似乎也不太準確，看到疫情遠比我們想像的嚴重這麼多，肯定有一刻是害怕的，但是當時的情況下，用『沒時間感到害怕』來形容更貼切。」  
劉芳說，出發前她和梁小霞每天一起做防護練習，

梁小霞說得最多的便是「再來一次」，「或許小霞這麼拚命地練習，正是把心底那一份害怕變成了動力，她害怕的不是直面病毒，而是自己做得不夠好，沒有幫助病人們打敗病毒。」

### 最美的印記 護目鏡留痕

「為了能去援鄂，小霞私下找了我好幾次，告訴我她能順利完成大學學業，多虧了國家的助學貸款政策，此刻國家有難她特別想出一分力。」李玉環說，梁小霞十分珍惜此次援鄂的機會，「每天下班回到駐地宿舍，她還會繼續學習血管走向，一遍遍練習盲穿。」李玉環記得那天，梁小霞興奮地給她發信息，告訴她靜脈穿刺和動脈血氣採集都是一次性完成的，從梁小霞的語氣中，李玉環能真切感受到她的那種由心而發的開心和驕傲。  
在一線與病毒「戰鬥」，每位醫護人員除了三層口罩，不少近視的隊員還得套上護目鏡，再加上厚重的防護服，稍微動一下呼出的熱氣便能把護目鏡蒙上一層霧氣。  
「穿上防護服稍微走快一點，都會累得喘不上氣。」同一個護理團隊的隊友潘桂碧最佩服的便是戴着三層外科手套、兩層護目鏡的梁小霞給患者進行靜脈穿刺時，總能一次便穿刺成功。  
潘桂碧也清楚地記得，有一次和梁小霞交接班時，剛脫下防護服的她臉上布滿了口罩和護目鏡的勒痕，「她當時還笑着說那是青春奮鬥的印記，還和我們相約回廣西要一起去美容。」

## 戰友追憶請戰一線：她說這是醫護本能

「我想不少80後、90後都是『慢熱型』，接觸多了才會知道『真面目』。」劉芳和梁小霞四五年前曾在同一個科室，兩人一同搭檔上夜班，時間久了年齡相仿的兩個姑娘便成了無話不說的朋友。  
2月初從新聞上得知武漢疫情到了最嚴峻的時刻，梁小霞在微信上給劉芳發信息，向她表達了想要到一線「戰疫」的意願。「小霞在微信上說她很想去援鄂，出自醫護人員的本能，她想要在這個關鍵時刻出一分力。」  
隨後，得知醫院要派醫護人員援鄂，劉芳和梁小霞都立即報名，在請戰書上鄭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上了紅手印。

### 「挑戰」剪髮 以袖拭淚

「第一次我們倆都不是黨員，沒有選上，當第二批名單公布我們看到對方名字時，都不約而同地給對方發了一條『你看到了嗎』的微信。」劉芳回憶說，兩人看到自己名字在列的當下，都有點不敢相信真的可

以去一線，「既興奮又緊張」。  
援鄂名單確定後，這些年輕的姑娘首先迎來的第一個「挑戰」卻是剪頭髮。  
「頭髮剪短一是為了方便在一線工作，再則是為了確保能把頭髮都藏在防護服防護帽裏面。因為新冠病毒可以通過空氣傳播，我們在一線直面病患，病毒很有可能依附在頭髮上，所以出發前除了強化訓練，我們還要在護士長幫忙下剪掉長髮。」  
劉芳說，自己過肩的長髮被毫不留情地剪成露耳短髮時，忍不住流下了眼淚，然後她回頭看時，發現一向堅強的梁小霞也默默地拉起衣袖，拭去了眼角的淚水。「小霞的頭髮比我還長，為了方便，耳朵周圍的頭髮都剃掉了。都是20多歲的姑娘，哪有不愛美的，剪掉了那麼長的頭髮終究是有點捨不得。」  
劉芳和梁小霞當時還約定，等疫情平穩回到南寧後，兩個人要相約一起去「做個漂亮的頭髮」，「只是沒想到，這一次她食言了。」說着，劉芳的淚水又再次決堤。



梁小霞離家前給妹妹留下的最後一張紙條。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攝

梁小霞的父母如今仍沉浸在女兒離世的悲痛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攝

## 母親：不望她成英雄 只盼她平安歸

特稿  
穿過一片片幽香的茉莉花田，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位於廣西南寧橫縣南岸村的梁小霞家中。梁小霞的母親覃女士面容憔悴，提及女兒還未說幾字便成了淚人。  
「大年三十剛回到家，全家一起吃了頓團圓飯，因為疫情她第二天一大早就又要回醫院了。」母親覃女士回憶，梁小霞回到醫院後特別忙碌，直到她要去武漢前，才打電話回家告訴家裏人。「我不願意讓她(梁小霞)去武漢，她告訴會平安回來的，從她出發到武漢那天起，我每天那吃不好睡不好，有時候在地裏摘花想到她在一線那麼危險，眼淚『唰』就會流下來。」  
梁小霞的母親到現在還不接受女兒離世的事實。每天都沉浸在悲痛和自責中，難以釋懷。「我的女兒那麼好，那麼孝順，她說過她會回來。真的，我不希望她成為英雄，成為驕傲，只要她健康平安回家，我願意用一切來交換。」

梁小霞的妹妹梁小晴今年正要參加中考，她一邊要面對升學考試的壓力，一邊還要成為家裏的精神支柱，堅強地安慰、陪伴父母。梁小晴表示，她知道姐姐熱愛護士這個職業，也理解支持姐姐的決定，所以她只有更努力地學習，希望自己以後也能像姐姐一樣。

### 妹妹：帶着姐姐的期許努力

在梁小晴堆滿學習資料的寫字檯牆面上，貼着許多梁小霞寫給妹妹加油鼓勁的便利貼。梁小霞過年離家回國前，給即將中考的妹妹留下了最後一張紙條：「歲歲常喜樂，萬事皆順意，所得如所願，所行亦無憾，往後的日子都是嶄新的，誰也別回頭看。」  
梁小晴擦乾臉上的淚，經歷過悲傷的她似乎一夜長大，理解了姐姐所寫紙條的深層含義：「我知道姐姐此行亦無憾，而我也要帶着她的期許更努力地學習、生活，我會遵守約定，過嶄新的日子，我們誰都別回頭看。」